

和祖母的追剧时光

□朱李锴

“妮儿啊,快,《人世间》要大结局了哇!”迎着祖母急切的呼喊,我赶紧设置好电脑投屏,靠在祖母身上,兴致勃勃地看起了电视剧《人世间》。就像曾经无数个暖黄色的夜间午后,一老一少,相互依偎,在一幕幕的荧屏闪烁中,构筑起彼此心灵的桥梁……

儿时的我一直跟随祖母生活,每日最期待的就是晚上八点播出的《财神到》。担心看到最后睡着的我,总是会提前眯一会儿。到了准点,在祖母轻悠悠地推晃和耳边温柔的呼唤中,我揉揉惺忪的睡眼,开始了和财神三神一起到人间的历练。不识字的祖母就是借着这部电视剧的黑白画面,告诉我要像剧中的王七,要

勤劳诚实,才能获得财神爷的福报。我歪着脑袋很不解,“奶奶,世界上有那么多人,我要是勤劳了,诚实了,财神爷能看得到我吗?”祖母捏捏我身上的被子,往上拽了拽,“那可不,财神爷现在看不到,说不定明天会看到。明天看不到,下个星期会看到,反正啊,总有一天会看到我妮儿的。”就这样,小小的我心里有了朦胧的敬畏,牢牢记住了要勤劳和诚实,直至今现在。祖母简短的几句话像阳光,像雨露,不易察觉,却早已润泽我成长的土壤。

再后来,我已然长大,家里也换成了彩电,影视剧作品也如雨后天春笋般越来越多,和祖母的追剧时光更是增添了色彩。祖母这个时候最爱看的是《铁齿铜

牙纪晓岚》,最爱哼的是主题曲的那句“心存百姓的人,百姓心中自有你”。一到了和珅的镜头画面,祖母就会皱起眉头,手指着电视里的和珅念念有词,“这个大贪官呐,不想着让百姓们幸福,崩想谁念他的好!”一旁的我头一扬,故意跟着帮腔,“就是!让他来跟俺奶奶学学,村里都夸好呐!”奶奶愣了一下,明白过来,爽朗一笑,抬手照着我脑袋摸了一把,“哟,还是妮儿最会说话。”

在我们那个小村子里,祖母破天荒地打破性别垄断,成为第一任女书记。她不在乎什么官儿,也不会摆什么架子,更不搞什么亲疏,虽不识字但却明理。祖母一心想着大家推她到了这

个位置,她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,对得起父老乡亲。我经常逗她是个不放权的老慈禧,因为即便祖母现在早已赋闲在家,村里也时时有后生来向她请教村务。而祖母便赶忙戴上老花镜听来者开始讲述,认真的模样犹如孩童。熠熠闪光的镜片之下,是祖母那颗如纪晓岚般的赤诚之心,而这份赤诚也在我后来的执教生涯中发挥了莫大的作用,让我能够在每次的阴霾之后找到前方的光。

而今,祖母和我一起追到了《人世间》的结局,陪着剧中人走过了一生的喜怒哀乐。在追剧过程中,祖母曾数次落泪。最后,看到剧中各人的结局时,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:“挺好的,还

是得有奔头,有奔头才能往前走。挺好的……”我看到祖母抬起胳膊,悄悄擦了擦眼角。特殊年代的原因,祖母从小到大吃了很多苦,加上祖父早早去世,又有四个孩子要拉扯,压在祖母肩头的担子增加了数倍。可是,我那坚韧的祖母就像《人世间》的众生,一步一个脚印,将自己烙在生活的轨迹上,咬着牙,不认输地往前走。而我,也在和祖母追《人世间》的同时,再次感受到了坚韧的力量。“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”更何况我们有着灿烂的生命和无尽希望。

《人世间》播完了,但是我仍然期待着和祖母下一次的追剧时光,以及它会带给我的温暖而又充满智慧的启迪……



我家的白鹅

□安宇影

哗啦一声撒在院子里,四只鹅便端着像小铲子一样的扁嘴,把玉米粒一颗一颗地铲进嘴里。此时鸡又会来抢食,鹅看见鸡过来,就会“嘎嘎”地冲鸡大叫,还扇动翅膀准备攻击,鸡便立刻逃之夭夭。

有时候,四只鹅会出去散步,由那只公鹅带领,去村头的小河边洗澡、嬉戏、吃草,傍晚时便回来,就像是这个家的几个孩子。

然而有一年,我家的鹅出去散步时却丢了一只,出去时是四只,回来只剩下三只。母亲心痛不已,来年春天又买了两只。

母亲喜欢养鹅,很大原因是为了卖鹅蛋。

当时,鸡蛋好像是两毛钱一个,而鹅蛋一块钱一个。鹅不像鸡那样,需要有个窝才下蛋,鹅下蛋无所定,草堆旁,水边,柴房门口,都是它们可能下蛋的地方。有时早晨起来,忽然看到门口有一颗圆滚滚的大白鹅蛋,那种欣喜,成为我们生活中一种很大的幸福。然而我们却很少吃鹅蛋,母亲把一颗颗鹅蛋都存起来,拿到集市上卖钱,换回油盐酱醋和我们的衣服鞋袜等。只

有一年弟弟生日时,母亲才炖了一盘鹅蛋羹。金黄的蛋液中,加了白色的葱花和翠绿的青菜,蒸熟后,滴几滴香油,那香味,多少年后还一直顽固地存在我的记忆中。

其实我曾经很怕鹅,邻里有一家养鹅的,每次路过他家门口,都是我的噩梦。那群巨大的白鹅,伸着长长的颈子,“嘎嘎”叫着冲我飞过来,能直接把我吓晕。然而我每天去奶奶家睡觉,又必须路过他家。于是我使用厚厚的棉袄包了屁股,然而看到那群鹅飞过来时,我还是吓得腿软,虽然屁股保住了,但很不幸腿上又挂了彩。

然而自从我家开始养鹅后,我再也不怕鹅了。

鹅是很通人性的,它们认得自家的主人。上初中时我住校,一周回家一次,鹅依然认得我,看到我回家就会“嘎嘎”叫着表示欢迎。

说起看家护院,鹅比狗更管用。狗冲人吠的时候,如果看到人手里拿着砖头、木棍等武器,便不敢再叫。鹅却不怕,不管你拿着啥,它们会一直“嘎嘎”地飞奔向你,不把你吓得弃械投降决不罢休。或许,鹅是

近视眼,根本看不见对方有没有持械,它只会听声。

不仅如此,鹅竟然还会保护我们。

记得有一年夏天,我们晚上躺在院子里乘凉,鹅们蹲在不远处的草堆里打盹儿。随着夜色逐渐深沉,我的眼皮开始发粘。就在此时,那只公鹅忽然厉声叫着冲我飞过来。我还没反应过来,就见一只老鼠噌地一下蹿了过去。原来,这只大公鹅是看见了那只老鼠。

鹅的食量很大,吃得多,拉得也多,偏偏它们又总喜欢卧在堂屋门口。每天早上起来,第一件事就是清理鹅粪。春夏秋三季还好,弄点沙土盖上,一扫就完事。到了冬天就特别难弄,鹅粪总是冻得硬邦邦的,需要拿小铁铲一点一点地铲,真是让人不胜其烦!

如今,母亲早已不再养鹅,我也离开家有很多年了。然而那一只只白色的大鹅,那一声声高亢的叫声,至今仍留在我记忆的海中,那么清晰,那么温暖。

我年幼的时候,母亲喜欢养鹅。

每年春天,都会有一个外乡人来我们村里卖鹅苗,他先不收钱,等来年鹅开始下蛋的时候他才会来收钱。

乡人之间的信任,竟可以如此。

我家的鹅,一般都维持在四只左右,母亲买鹅苗的时候,会选一只公鹅,三只母鹅。这只公鹅像个家长一样,领着三只母鹅闯荡江湖。鹅小的时候,看着和鸭苗差不多。待过了十天半月,鹅便比鸭子大了,慢慢地越来越大,把鸭子远远甩在后面了。

母亲为什么不养鸭子呢?或许就像丰子恺所说,鸭子的步调有一些急速,有局促不安之相,不如鹅那般高傲、有范儿。

小鹅苗最喜欢的食物是麦麸掺槐叶。我往往承担起给小鹅喂食的任务,把麦麸和剁碎的槐叶掺点水搅拌均匀,就是小鹅的美食。

鹅吃饭的时候,总是从容不迫,不慌不忙一口一口地铲着吃。旁边的鸡虽然垂涎三尺,但因为有我在此,便一步也不敢上前,只能等鹅吃饱了,才能过去啄一点残渣。

鹅长大后,就会吃玉米粒了,母亲把大把大把的玉米粒